

心香一瓣  
xinxiangyiban

# 冬景似春华

□ 陈裕

室外，清寒，孤寂，天苍苍，野茫茫。眼前的这个季节就是“天寒色苍苍，北风叫枯桑”的冬天。

属于冬天的，还有鸟飞绝的千山，人踪灭的万径。难道，冬天就是这样肃杀而无半点美感吗？当然不是，冬天也有“万树玉为树，千峰银铺”的风姿。

冬天落尽繁华的盛况，天地间呈现着最质感的表象。这原本的原始风貌里，有着雄浑的风骨。譬如白杨树。茅盾说：“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。哪怕只有碗来粗细罢，它却努力向上发展，高到丈许，二丈，参天耸立，不折不挠，对抗着西北风。”北方的白杨不用过多的赞美，就能在冬天里悄悄蕴藏气贯长虹的一腔奋勇。

人间物语  
renjianwuyu

# 乡村是软的

□ 高贵华

提心吊胆。冬日的麦苗经不起大雪覆盖，软绵绵地匍匐在野。季节在柔软中成熟丰收，也在柔软中挺起大地的风骨。

俗话说，风是软刀子。这话一点儿不假。季风就像一双有力的手，不停在田野里摩挲。除了庄稼，树木、花草和小动物都被催动着成长。堤岸上的杨柳披一头秀发，“一树春分千万枝，嫩于金色软于丝”。小鸟伸展着翅膀在天空上划着弧线，叫声里带几分优柔。万物因风吹拂，自带温柔属性。

天下之软莫过于水，汇流成溪，蜿蜒曲折，随物赋形。它可满可缓，亦急亦舒，与万物不争。雨滴落在田间，顺着叶子渗入土层。这一过程不动声色，慢慢浸润，捏着性子完成泽被人间的大事情。土地因水而变得柔软，那是水用软功夫滋润的奇迹。得了透雨的庄稼，只需半日便交枝起来，这可是水在暗中悄悄使了力气。

炊烟是村庄盛开的花朵，在每个清晨随风翩翩。这些炊烟是软的啊，老是站不直身子，最后全部融化在空气里。那炊烟里飘着饭菜的味道，飘到村外，提醒着劳动的村民，是时候考虑胃的需求了。村民闻到熟悉的烟火气息，总不忘相互提醒：下班吧，回家吃饭喽。大家扛着工具，有说有笑地进村。三春大爷招呼大家说，老伴炸了丸子，都去他家尝几个。红旺哥说，家里还有儿子打工带来的好酒，去喝二两。坤建大娘端一小筐刚出锅的蒸红薯，热情地让大家拿一个吃着走。乡亲们吃着软糯的红薯，发现原来乡情也是软的。一句乡音焐热了人心，一声关怀，在街间巷陌里缠绕，软得都化不开了。

其实在村民心里，最软的莫过于一个村庄里少了筋骨。种地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，中老年人成了生力军。和我住一个

性的困境时，冬天便有“绿苔枯山露骨，冰坚地冻水无声”的忧思；而心情舒畅时，冬天则是“城头柳色吟边动，山曲梅花梦里香”的欣然。自然有四季，人生也有四季，谁还没有经历过自己的冬天呢？就看看遇到人生的冬天时，如何面对了。

风霜雪雨的冬天，既有“厚冰无裂纹，短日有冷光”的严寒，又有“千峰玉树凌寒色，九叠银屏照晚晴”的别致。那沧桑如故的季节，一片萧瑟的冬景，依然会在每个年末时款款而来，与人生并行。

“一片闲云空里色，千林落叶晚来烟。”冬日时节，吸一口天地之间的寒气，静看，“铅华剥尽天涯色，松柏留青老气横。”冬日虽冷，而一些暖心的故事，正悄悄发芽。

长河流花  
changhelanghua

# 大河遗珍 时代新声

## ——黄河岸边的技艺交响与文明回响

□ 李凡建

黄河奔涌，冲积沃野千里；花都肇兴，孕育文脉绵长。盖此地非遇，集技艺之精巧，戏曲之铿锵，武术之刚健，民俗之醇厚于一体，实乃黄河文明之载体，齐鲁文化之诠释。

鲁锦承千年薪火，经纬交织间，织尽农耕文明之沧桑；面塑绽百样风华，巧指流转中，藏纳民族记忆之温良。枣榔唱腔高亢，贯古今之正气，咏先民抗争之壮志；平调韵味雄浑，通天地的清响，系族群文化之根脉。刀笔传情，砖塑凝匠于心于方寸；针线绣彩，物织纳灵秀于指尖。

逢盛世传承有道：进校园，润童心，人工坊，育传人。曹州瓷刻融古雅于新巧，焕传统之生机；鄄城鲁锦携匠心赴寰宇，展华夏之风采。工坊兴则百业旺，巧手织就致富路；产品俏则声名远，非遗赋能乡村兴。

指尖生金，化传统技艺为时代瑰宝；文脉焕彩，以千年底蕴铸文化自信。曹州儿女，秉务实乐观之性，怀刚柔相济之心，守正创新，笃行不怠。此非遗者，乃解码黄河文明之密钥，是赋能当代发展之瑰宝。传承不辍，文脉永续；创新不止，辉映华夏！

### 布老虎

锦纹摹虎素缟裁，巧夺天工慧质开。怒目街风惊胆胆，蜷身伏枕镇邪灾。针连云绕千重密，线走霞萦万古来。莫道威风皆噬魄，憨然入梦护婴孩。

### 结草鞋

蒲草芦花捻旧痕，麻绳经纬织晨昏。巧刨木梳沧桑印，精锁鞋边岁月温。雪夜棉缠霜里履，雨天足踏树中村。非遗薪火今犹在，承载乡忆忆祖根。

### 曹州耿饼

秦汉非遗出耿庄，曹州柿饼秋阳。霜衣碧挂琉璃瓦，镜面丹霞琥珀莹。贡入明宫承御宴，誉驰欧陆耀天香。电商织锦丰饶路，政策催红岁月昌。

### 成武泥塑

黄泥巧塑陶唐，五道精工淬玉光。素架三成筋骨硬，丹青七分气神扬。浮雕暗契藏道韵，彩绘幽凝隐细香。赖有康公传绝技，非遗写意化沧桑。

### 桃源集花供

桃源祀火祭千秋，岁荐花供古韵悠。缕琢白罗成宝阙，塑雕山药化灵虬。鱼鸡代肉承心意，果酒飘香汇暖流。巧匠精工传绝技，非遗不泯续薪俦。

### 曹州面塑

曹州面塑溯花宗，千载薪传硕果丰。赅派功能开雅境，荷门造诣盖苍穹。雕搓捏塑凝神采，赤碧青黄映化工。更逐长风驰四海，非遗瑰宝耀寰中。

### 鄄城鲁锦

元明遗锦溯川源，古法新裁妙艺施。银线巧挑河洛韵，金梭精绣牡丹姿。清时御品凝天趣，鲁地珍奇耀海涯。老匠传薪添雅彩，千重晕染绽芳仪。

### 鄄城砖雕

百年薪火鄄城乡，砖塑非遗誉八方。谢氏传承扬绝技，淤泥巧捏蕴华章。戏容瑞兽凝神韵，古色珍禽映玉堂。窑塔重燃文脉续，青灰一寸载沧桑。

### 菏泽大平调

五百年声越鲁疆，非遗载册入华章。河东派起融梆武，真嗓翻腔自悠扬。三令传情惊四座，千官侧慕凛秋霜。乡音未改承先绪，喜看梨园续瑞光。

### 曹州刻瓷

晚清始肇刀为方，瓷上青描韵味长。剥釉层层凝月魄，镌纹细细铸冰霜。牡丹绽放金盘耀，铁笔挥时玉屑扬。巧指传薪承雅艺，故宫海外共倾觞。

### 菏泽枣梆

晋剧东传融鲁帮，百年雅韵著诗章。枣梆锣鼓驱沉弊，假嗓真喉诉热肠。倒美惊堂扬正气，珍珠塔影映沧桑。非遗薪传续新调，艺苑梨园誉满场。

### 鲁西南吹鼓乐

曹州鼓乐动苍穹，喇叭飞声震耳聋。百鸟朝风吹雅曲，开门迎喜闹春融。舌尖运气千般巧，锡笛笙歌万象通。六至十人编阵整，民间合奏韵无穷。

# 菏泽三届诗代会感咏

□ 赵统斌

文源上溯慕诗经，虔意承传代代风。浪涌三叠歌盛会，花发十里洒浓情。

笔端常聚家国事，笺上亦呈日月明。漫道雪霜何处去，曹州碧空舞长虹。

## 冬藏

□ 刘波

干裂的风把最后一枚银杏叶卷进墙角，大地便开始收敛起锋芒。

田埂上的稻草人褪了布衫，斜斜倚着土坯墙，怀里还抱着半穗晒干的稻子——那是秋末没来得及运走的念想，如今成了冬的第一份收藏。

孤僻檐角的冰棱在暮色里泛着冷光，像谁把月光冻成透明的针，一针针缝补着渐暗的天。

火红灶间飘出的红薯香，裹着水汽漫过窗棂，在玻璃上晕出一层雾。

哆嗦的奶奶把晒好的萝卜干收进陶瓮，指尖沾着阳光的碎屑，瓮底铺着的粗盐粒，正悄悄锁住秋的鲜美。

故道林间的松鼠在松枝间跳跃，蓬松的尾巴扫落积雪，露出藏在树根下的

## 黑鹤

### ——东明黄河滩驻足随感

□ 鲁卫民

倍加关注  
因稀有  
在冬天，不止这一只  
首次光顾  
现有的呈现，颠覆了以往固有的认知，归属  
方知它慧眼独具  
从此，也不再对母亲河的湿地浅滩  
提出质疑  
远远地望去  
一只只黑鹤，在这里觅食  
驻足、栖息

拥有的红色，鲜艳夺目  
看似黑色的羽毛  
在阳光下  
不时变换出五彩斑斓，闪烁着金属的光泽  
优雅、从容的倒影  
点亮了自己  
以及周围可爱的事物  
让我忽视了季节，自己所处的位置  
接受，是对心仪之处  
最为肯定的赞誉

人间真情  
renjianzhenqing

# 外婆的“武侠世界”

□ 魏世通

我从未想过，我那个只读过小学、一辈子围着锅台转的外婆，会和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产生联系。

发现这个秘密，是在我初中那时。我去外婆家过暑假，在她的枕头底下，摸出了几本厚厚的武侠小说。其中有一部页面发黄的《射雕英雄传》，那是被我翻烂后淘汰下来的版本。我惊讶地问：“外婆，你看懂这个？”

外婆有些不好意思，像做错事的孩子，搓着手说：“就看看画儿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她不是看画。她认识的字不多，但她有她的办法——连蒙带猜，结合上下文，再加上我这个小“翻译官”。

从此，我们的午后时光变得格外有趣。我坐在小板凳上做作业，外婆就坐在旁边，戴着老花镜，用手指着一个字一个字地“啃”。遇到不认识的，就戳戳我：“乖孙，这个字念啥？”降龙十八掌的“降”是念“翔”还是“酱”？

我给她当老师，也给她当说书人。她会不停地问：“这个黄蓉丫头，后来跟那个傻小子郭靖在一起了吗？”“那个杨康，为啥那么坏呢？”她的情绪完全被故事牵动，听到好人被冤枉会气得拍大腿，听到有情人终成眷属会笑得合不拢嘴。

最让我动容的，是外婆从武侠世界里悟出的道理。她会说：“你看，郭靖这

孩子，笨是笨了点，可肯下苦功夫，心地又好，最后成了大侠。做人啊，就得这样，不能投机取巧。”她也会评价欧阳锋：“功夫再高，心术不正，最后还是害了自己。”

在那个小小的院落里，我的外婆，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，借着武侠小说的桥梁，与我这个半大的孩子，拥有了一个无比广阔的共同世界。我们讨论武功高低，点评人物忠奸，俨然一对亲密的“书友”。

后来，我长大了，离家远了，给她买过很多字大图多的“老年版”武侠小说。她总说：“还是你当年那些旧书好看。”我知

道，她怀念的，不只是故事，更是那段有我坐在她身边、一个字一个字为她“解读”江湖的温暖时光。

外婆去世后，我整理她的遗物，那几本武侠小说被她用干净的布包着，保存得很好。我翻开一本，里面还有她用铅笔做的、歪歪扭扭只有她自己才懂的记号。那一刻，我泪流满面。我明白了，读书之于外婆，从来不是风雅之事，而是她平凡辛劳的一生中，一扇可以眺望江湖的窗，更是她与孙儿之间，一条柔软而坚韧的情感纽带。那个由文字构建的武侠世界，曾真实地照亮过她的晚年，也永远地烙印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


小小琉  
xiaoxiaoshu

# 雪天里的沉默之约

□ 马星雨

我刚到单位时，就听说周经理的一个“习惯”——他理发得勤，一般半个月理一次，最多不超过二十天。他理发还有固定的地方，每次都去城郊老巷找个叫老王的师傅理。去之前，他爱翻带“黄历”的日历，若赶上这天“不易理发”，他就嘴角上翘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就今天去理。”

若到了冬天，只要是雪天，特别是大雪纷飞，路上覆盖了厚厚的积雪，连摩托车都不敢上路时，也是他的固定理发日。他会请假早走一会儿，还要去单位附近的卤菜店买一兜卤味，再揣一瓶好酒，步行五六里路去找老王理发。有时头发刚理了没几天，他也会去让老王给修一下边儿，再给他修修面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他哪里是理发，其实是去找老王喝酒过雪

天。

老王是位六十多岁的老头儿，推子剃刀功夫极高，是我们这片有名的“平头一绝”。但他不会剪时髦发型，专理传统男发。老王是出了名的“闷葫芦”，天生不爱说话。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，想让他开口说话堪比铁树开花。你问他话，他多是点头或摇头，能“嗯”一声就算开了金口了。周经理去找老王理发，是看了他的好手艺，也图理发时耳根清静。但下雪天去找他喝酒，我就搞不懂了，和他聊得来吗？

关于此事，老同事早“破案”了。有一年的一个大雪天，同事去城郊办事，路过老王理发店时，透过玻璃窗看到周经理和老王围着火炉取暖，桌上摆着卤味，两人

就那么坐着，偶尔端起杯子碰一下。同事开玩笑说：“屋内除了炉上水壶的‘咕嘟’声，就剩‘呲溜’一口酒、‘吧唧’一口肉了。”

后来和周经理熟了，说起此事。他跟我说了心里话——他在单位待了几十年，工作压力大，说话要斟酌分寸，做事要权衡利弊，压力非常大。起初找老王理发，是冲着他的手艺去的，后来慢慢发现，他为人非常厚道，待在他那间小理发店里，不用开口找话题，也不用想着怎么接话，喝酒就只是喝酒，赏雪就只是赏雪。

相识二三十年，他俩之间已经形成了默契。每逢大雪天，老王猜到周经理会去，就提前把暖炉烧旺，把酒杯烫热，把茶

泡好。待给周经理理完发，摆上卤味，倒上酒，两人一边喝酒一边欣赏窗外的雪景。周经理感慨，与老王认识了这么多年，自己在他眼里就是一个普通的顾客，他从未求自己办过一件事。两人纯属“酒肉朋友”，不掺杂一丁点儿利害关系。

是啊，在职场和人际交往中，最累的不是干活，是费尽心机的各种“应付”和不得不动的小心思。人这辈子，能有一个不用说话也不觉尴尬的朋友，实属不易。

周经理雪天里的奔赴，不单是为了理发，也不仅是为了喝酒，而是为了找一个地方，卸下所有职场里的压力，找一个人，能陪着自己坐一会儿，安静地看一场雪。这或许是他中年岁月里，最难得的一份“消遣”。



### 冬浴

汤青 摄

